

心

網路情人

(台灣) 楊麗玲 著

台海出版社

www.c
to://w



欲望橄榄丛书·之五

小心，网路情人

〔台湾〕杨丽玲 著

本书由PP-2

杨文乐作序

台海出版社

图字:01-1999-277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橄榄丛书/杨丽玲著, - 北京:台海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141-101-3

I. 欲… 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455 号

丛 书 名/欲望橄榄丛书

书 名/小心,网路情人

著 者/杨丽玲

责任编辑/谢 香

装帧设计/小 兵

版式设计/王兴泉

印 刷/河北星海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数/10000 套

印 张/42.75

字 数/868 千字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中路甲 36 号) 邮政编码:100088 电话:010-62359051

ISBN7-80141-101-3/I·31 全七册定价:68.60 元 本册定价: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第一章

阳光出奇地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李昕把脚踏车骑上红砖道，找了个位置停好。看看表，哎呀！糟了，已经迟到十六分钟，都怪她贪图天气好，骑着脚踏车在街上到处遛跼，途经一座公园，突然玩性大发，跑进去荡秋千，结果左耽搁右耽搁，时间就这么耗掉了！

她冲进毕普商业大楼。

讨厌的电梯偏不合作，停在十楼老不下来。

李昕脱下鸭舌帽百无聊赖地捏在手中把玩，一下子顺顺扎在脑后的小马尾，一下子拉拉吊带式背心长裙，一下子又望望身旁一位也是在等电梯的女子。

那女子约莫有二十五六岁了吧？李昕猜，但由于纤细清纯的外表，显得比实际要嫩涩许多，还略有着大学研究生的书卷气质，穿着合宜的连身洋装，又黑又直的长发，一脸秀气，细淡修长的眉毛，温柔得像鹿眼的眸子，鼻子、嘴巴都小小巧巧

的，谈不上特别漂亮，却十分乖巧温顺的模样，予人好感。

李昕自己是完全相反的典型，浓眉大眼、活泼爱闹，对任何事都充满好奇，不服输，特爱“犯规”向权威挑战，老爸老妈对她总是莫可奈何，说她是天生反骨，连最疼爱她的电脑老师都笑着骂她是叛逆就写在脸上！

李昕真搞不懂怎么就有人可以那样凡事乖顺，连长相都一副随时能够逆来顺受、毫无火气似的，李昕猜要是有人给了那女孩一巴掌，那女孩大概还会问人家要不要再打另一个巴掌吧？

李昕调侃似地揣想，却很快就得到证实。那女孩手上提着塑胶袋，里面约莫是鱿鱼羹面之类的吧？略带醋香的气味微微飘散出来，害李昕都快流口水了，由于早上起得太晚，又赶着来这家公司报到，已经下午一点多了，还未进任何食物。

电梯终于下来了。里面塞满了往外挤的乘客。

此时，有个穿着灰蓝色休闲服的男子由大楼外走向电梯口，那女孩看见他，马上露出笑脸，态度有点谦卑、羞怯似地，小小声地打着招呼，李昕只听见：“××好……”并且后退一步，让那男子先行，或许太紧张了，拿在手上的免洗竹筷却掉了，那男子略微颌首，竟视而不见似地，大步踩过去，一脚踏入电梯。那女孩自己乖乖地弯腰拾起被踩脏

了的免洗竹筷，然后随着进入电梯。

李昕的火气马上来了。虽是与她无关的事，她却看不惯这样傲慢无礼的家伙。“喂！你晓不晓得你踩脏了人家的筷子嘎？”

“噢？是吗？”那男子大梦初醒般。

“当然是！”李昕瞪了瞪眼。

电梯里只有他们三个人。男子移了移脚，不安地望了望地面。

“不是现在，是刚才！你踩脏了她的筷子，知不知道？”

李昕扬了扬头。

男子顺着李昕的眼光望过去——

“没关系，没关系，我办公室还有别的免洗筷。”女孩马上羞红了脸，她被身旁这位陌生女孩的“怪异举止”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噢！我踩脏你的筷子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现在知道虽然有点晚，不过你还来得及道歉！”李昕盯着对方，一副理所当然、仗义直言的得意模样！

男子耸耸肩，倒觉得有点好玩。他对那女孩点点头，笑出一口白牙。“对不起喽，下回我会注意些！”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那女孩慌得似乎

只会讲这三个字。

李昕叹口气，帮这种善良得有点过份的女生讨公道最无趣了，要是她一定马上打蛇随棍上，起码敲对方一顿大餐作为补偿。

“你也是赫顿的吗？”那男子饶富兴味地望着李昕。

李昕听不懂什么叫“河豚的”。

“你管我是‘河豚’的还是‘海豚的’？管好你自己就得了！走路要是懒得带眼睛，请把脚底的神经练得敏感些，别踩脏了人家的东西还装无辜！”

电梯门恰好开了。是李昕欲往的楼层，她踏出去，不忘回头对那女孩眨眨眼，抛下一句：“不必太感谢我！”就赶紧往左边写着“毕普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落地玻璃门那边冲。

电动玻璃门开了。

李昕向柜台里的总机小姐说明来意，总机小姐拨内线进去。

很快就有一位秘书模样的女子出来。

“你迟到了。”那位秘书小姐皱眉托了托眼镜。

“呃，市区里的交通嘛，你知道的……”

一路走过半开放式的办公室，有些人悄悄抬头看李昕。

“副总裁等得挺不耐烦，刚刚出去办点事，不知道来了没，你可能要等一下，其实要不是你的提

案特别的话，他是根本不会见你的……”秘书小姐看了李昕一眼。“……听说你是网路专家，看起来却这么年轻？”

李昕耸耸肩，笑了笑，没回答。

秘书小姐把李昕带进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取了一份档案，拨电话请示后，又将李昕带出办公室，走出电动玻璃门，搭乘电梯直上二十四楼。

“你现在要去见的，是陈炜，陈副总裁，他虽是副总裁，却几乎是整个毕普集团最主要的直接管理者哦，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见他的，你竟然还迟到呢！”秘书小姐小声地说，仿佛那陈炜不知是啥了不起的人物！啧啧！

又不是见总统，得这般大费周章啊？无聊！早知道就不来了！李昕在心里嘀咕。她是一时兴起，想考验一下自己的功力，于是主动寄给“毕普集团”一份关于电脑网路防卫系统方面的提案，没想到对方很快和她联系了。一周来，她几乎跑遍了毕普集团名下的几个重要的子公司，一下和这家公司的软体工程师谈，一下和那家公司的副理谈，一下又和另外一家的经理谈，这会儿又通知她到毕普总公司来，安排她会见副总裁，天知道他是哪棵葱？跣个二五八万的！

她充其量不过想打个工，玩玩“毕普集团”的网路系统，又不是非求得这样一份工作不可，她想

想还觉得不太耐烦呢！

走入二十四楼的办公大厅，李昕先就有点震慑。

这几天她所见过的办公室，就算各有特色，但与这里一比较，简直就只能算寒伦了。

这个办公大厅不仅是气派所能形容，最主要是极有格调，而且丝毫不像办公的地方，入口处摆着一头巨大的黑檀木雕成的豹，雕工精绝俐落，一看就知道出自名家，靠墙处五架双层落地式书柜，摆满了各种书籍，其间随意放置着一些精致的古玩，显得丝毫不刻意，因而更添整个空间里的书卷气息，右墙是一大幅泼墨雨荷，气势淋漓，至于另外两壁则非墙面，而是一体成型的强化玻璃，由天落地，视觉毫无阻隔，往下望去，台北市最繁华市街的车水马龙尽在眼底。

走在厚厚的地毯上，寂然无声。李昕恍惚以为自己是走在一座飘浮在蓝天白云间的天空之城。

秘书小姐将她带进去后，就悄然而退。

“啊！你是——”李昕掩口差点叫出来。是在电梯里被她狠损一顿的那名男子，他正坐在一张巨大的黑檀木办公桌前，看到李昕，似乎也有点惊讶。

但是那男子——陈炜很快恢复正常，饶富兴味地望着李昕。

他是昨天才出差回来的，人还在国外，就耳闻这件事，今早一进公司，特别助理向他报告总裁希望他今天就接见那个提案人，他自己也十分好奇，只是万万没想到，连日来，因为一份外来提案而震撼公司的那个人，竟会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呃，女孩，她不会超过十八岁吧？陈炜翻了翻秘书小姐留下的档案，里面没有年龄的相关记录。不过，这是个刁蛮的女孩，他方才着实领教过了。

果然善恶不是不报，而是时候马上到，她正偏促不安地坐在自己面前呢，陈炜得意地扬了扬眉梢。

“很感谢你的提案，内容非常精采，几乎无懈可击。”

“过奖。”李昕勉强镇定地回答。其实恨不得赶紧溜走，逃离这个令人尴尬的局面。哎！如果早知道他就是毕普的副总裁，她就会收敛些了。真是天知道，怎会这么巧！

“这些程式真是你写的？”

李昕点头笑一笑。心想：废话！难不成是你写的？今天真是栽了，早该好好先去大吃一顿，干么饿着肚子来这里受窘？这么美好的天气，白白被浪费掉了，可惜可惜！

“你知道本公司为何这么大费周章地约见你吗？”

“很简单，因为你们无法不重视我的提案。贵公司最重要的网路系统已经出现无法克服的问题。”

“这倒不是主要的因素，事实上，关于那些问题，其实早已在收到你的提案前就解决了。”

“哦？那干么还浪费彼此的时间？”

李昕拉了拉背后的背袋，站起来就要走。

“你向来都火气这么大吗？今天的太阳挺暖和舒服的，应该不至于叫人心浮气躁才对呀！而且——你不好奇如果我们已经解决了网路系统问题，为什么还多次约谈你吗？”

陈炜旋动一下高背椅，坐得更舒服，笑得轻松些。

又是那一口白牙！李昕有点恼，她的好奇心被挑动了。

“我想贵公司的高阶层人员大概不至于吃饱撑着，闲着没事干，找我穷嗑牙吧？”

“答对了一半！我想你大概不知道我们可能对你提起告诉吧？”

那男子眼神促狭，笑得极为可恶！

“凭什么？”李昕讶然一惊。

“你的提案内容正是一份罪证确凿的证据，不是吗？里面涉及的机密，除了毕普集团里几个重要的首脑人物外，连你口中所谓高阶人员都无权、也不可能知道的，你若非利用非法途径进入网路里窃

取，又从何得知呢？”

陈炜突然正色而严肃地盯着李昕。

李昕的脸刷地红到耳根子。对方说得没错，她向来自认艺高人胆大，玩网路玩到成精，闲来无事，时常利用“蓝盒子”拨通世界各地，甚至取得一些大企业内部线路的特别号码，进入电脑网路密码，偷看人家的内部机密。

所谓“蓝盒子”是一种电子装置，最初因为都是装在蓝色盒子里而得名。它是用一个两千六百赫兹的高音模拟电话装置的特别讯号，其特殊音频可以骗过电话公司让使用者免费拨通世界各地，一些网路高手甚至能够透过某些秘密电话号码，自由进出白宫或白金汉宫等处的网路系统，或者突破电话公司的防卫系统，为所欲为——例如偷听别人通话、修改电话帐单、进入各大航空公司订走别人已经付钱买下的飞机票、编造篡改警察证……等。

不过，李昕从未真的恶作剧，她只是因为好奇而偷看一下，并不随意弄乱、更改人家的资料，或窃取什么机密。

她以为自己既然是透过“蓝盒子”作业，电话网路上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记录，那些企业网路即使发现有人非法进入，也逮不到她。何况她一直只是像个游客般进去走走看看罢了，又没有破坏什么，所以向来心安得很。

李昕恨死了自己，怎会那么笨！没有错，提案里的许多资料，正是从毕普集团网路里偷看来的，如果她不自投罗网，毕普集团或许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有人竟可以自由进出他们的网路探囊取物呢！

李昕的心脏怦怦乱跳！她固然是电脑高手，但对于法律几乎只知道一点常识，约莫只比白痴稍好一些罢了。怎么办？她会不会因而被抓到牢里去关？捅了这么大漏子，老爸肯定会把她给宰了！糟糕！怎么办？

“你先从网路上窃知毕普的机密，再研究分析其中的问题和缺失，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的确是聪明过人，”陈炜摇头叹息。“不过，你竟又把提案寄来毕普，这不是太愚蠢了？”

“我，我……”李昕舌头打结似地，平日的伶牙俐齿，完全发挥不出来了。“或许你就这么瞧不起毕普的人？认为我们看到提案内容正足以解决毕普网路防卫系统上的难题，就乐得忘记一切。小姐，请你相信，毕普集团能发展到今日的规模，成员们的脑袋即使再不灵光，也不会只装豆腐渣的。”

“我……我就是没有、没有任何坏念头，所以才只把提案寄给毕普，而不给别人呀！”李昕终于挤出一句完整的话。

“说得好！”陈炜击掌而笑。

“如果我把这些情报寄给你们的商业敌人，我

想他们一定会很欢迎的……”李昕嘴硬，想以此反要胁对方。

但这显然只是无用的困兽之斗，陈炜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态度轻松地笑着补充：“而且对方肯定愿意高价购买。不过，很可惜你错失一次赚大钱的机会。”

“我没这么做，更可以证明我毫无恶意。”

李昕忍着委屈的泪解释，暗祷能软化眼前这个可恶的家伙。

她好后悔干么因一时好玩提那鬼案子，她不过是想考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希望毕普因为欣赏她的提案，而让她来为毕普网路设计一套更周全的防卫系统。同时，她也就能够堂而皇之地进入毕普网路更高阶的密区——那个密码她一直破解不了，原以为这是好玩至极的事。现在，玩出事来了。

“我看你好像很紧张、很焦虑哦？要不要喝杯咖啡定定神？”

陈炜颇好玩似地瞧着李昕，像在逗一只毫无招架之力的小动物。

“不用了，你们到底要怎样，说清楚嘛！”

李昕又气又无奈，竟笨到自投罗网，也只能认衰受人摆布。

看李昕一副快哭出来的模样，陈炜换了个较和缓的态度与口气。

“噢？什么声音？我好像听到你肚子饿得咕咕叫，还没吃中饭吗？啧啧！都快两点半了，这样会把胃搞坏的。”

陈炜故作好心状，马上拨内线电话，请小妹送进下午茶来。

“虽然不足以充饥，但好歹可以垫底。来吧！这家蛋糕是好吃出了名的。”陈炜把一片黑森林蛋糕端给李昕。

李昕怎么吃得下？但她也只能勉强笑着接受。即使她酷爱黑森林蛋糕，即使她饿得慌，即使她又急又怕，觉得自己都快昏倒了。毕竟她虽精灵机敏，却还涉世不深，严格说来，根本是个未受过什么风浪的大孩子，何曾见过这种阵仗？

陈炜大口大口吃着蛋糕，同时不忘劝诱李昕。“吃嘛吃嘛，不要客气，我们吃完再谈，免得消化不良，OK？”

陈炜又大口大口吃着另一块蛋糕，一边啜着咖啡。

李昕着实也是饿了，味同嚼蜡地吃着蛋糕，慢慢吃完后，精神似乎好些了。“如果你们要告我，干么不一开始就明说，偏要这样玩花招、捉弄人呢？”

“噢，玩花招的是你，可不是毕普集团。”陈炜用纸巾擦擦嘴角。

“可是如果不是你们的网路有死角，我怎么可能进去，是不是？”李昕企图找合理化的藉口。

“没错，我们自己当然是最该反省检讨的。”陈炜冷冷地回答。“但不管怎么说，非法潜进毕普网路，已经构成侵权行为！”

“请你相信我，我虽然潜入毕普的网路系统，但真的没有恶意，真的！”李昕可怜兮兮地说。

“从头到尾，我都没说你有恶意呀！”

“既然相信我没有恶意，为什么还要告我？”

“我并没有说毕普已经决定提起诉讼呀！”

“你们不告我了？”李昕松了一口气。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告，这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You know？必须经过董事会开会作最后决议，可能会告，也可能不。”

简直是废话嘛！李昕才放下的心，又忐忑不安了。

“那蛋糕也吃完了，到底要怎样，你就明说吧！”李昕气嘟着嘴。

“Well，我看你也不像什么商业间谍之类的，坦白说吧，没事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结果还是要等明天开完会之后才知道，Anyway，毕普不会因一时草率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所以才一次又一次约见你，目的就是求谨慎，我是最后的一关了，放宽心吧！开会时，我会替你多美言几句的，Don't

worry about, ok? 明天同样的时间来找我, 不过可别又迟到, 我没多大耐性等人第二次。”

说话就说话, 还动不动就夹带几个英文字, 李昕向来最讨厌这种崇洋的家伙!

若非落在对方手上, 李昕非狠狠损他一顿不可, 哼! 李昕心里犯嘀咕, 但冲着这王八乌龟蛋表示要替她说好话, 脸上只好努力挂出甜美的笑容, 而且尽量装出卑谦恭顺的模样。

“那就万事拜托了。”

李昕觉得自己简直是衰运到家了, 怎么会平白就惹祸上身呢? 对一个陌生人如此低声下气, 已经够呕了, 更糟的是, 万一毕普真的告她, 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一离开毕普商业大楼, 李昕火速跳上单车骑回家去, 躲进房间, 打开电脑, 接妥魔电(数据机)和电话线, 上网路向网路情人“米粒”求救。

“□你看闯祸了啦, 毕普说要告我, 我惨了。”

“□安啦, 不会有事的, 那个人只是唬你的。”

“□但万一他们来真的, 我会坐牢耶!”

“□那我就陪你坐牢嘛, 怕什么? 傻女孩, 他们精得很, 若真要告你, 就不会一关又一关的见